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战斗 在四明大地

张良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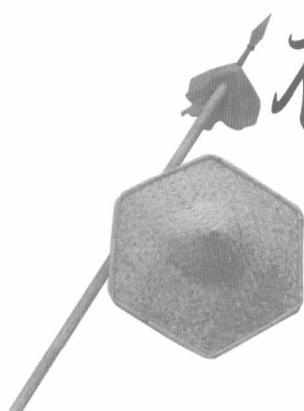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战斗 在四明大地

张良芳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斗在四明大地/张良芳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12

(鄞州作家文丛/施孝峰主编)

ISBN 978-7-80743-325-5

I.战...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34 号

战斗在四明大地

- 作 者 张良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25-5
定 价 180.00 元(全书七册)

总 序

在区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套集鄞州小说家之大成的丛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百花齐放”的温暖消息。

鄞州关于文学的记忆源远流长。在这块同时盛产鱼米和诗书的沃土上,从古至今不乏奇才名士。古代有南宋词人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近代又有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苏青、左翼作家领袖朱镜我。而今天,作家们依然秉持着与前辈们同样的热情,怀着对文学的慧心和用心,凭着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既能青灯黄卷,甘坐冷板凳,又能关注民生,放眼看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诉说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正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区的文学事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老作家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尽露锋芒;青年作家生气勃勃,崭露头角。这些作家们以作品为镜,说出个体,也说出世界,他们对种种矛盾纠葛做出深度表达,像勘探者一样,永远向地表深挖,揭开深埋于一切表象之下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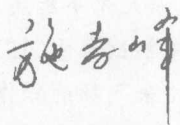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道路“其修远兮”,小说家们“上下求索”,以文字为桨,以情节为风,以思索作船,把生活的本真化作两岸风光,一路恣意展现。回顾历史,几十年春华秋实,文学气象日新月异,创作人才不断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冠明、陈易、崔前光在小说世界里初试身手,打下牢固根基。七八十年代,徐剑飞、谢武稼、刘正标等作家文采飞扬的佳作又为我区的小说事业锦上添花。近年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我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为了更好地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七部作品均是小说,选题别具匠心,作品内涵丰富。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张良芳,甘守文学赐予的寂寞情怀,精心侍弄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革命史诗涤荡人心;残疾人作家徐秉潮十余年卧病在床,五年来几易其稿,写成自传小说;谢武稼继续着多年来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注和对教育问题的沉思,目光深邃;朱平江的小说情节设计美妙曲折,人性挖掘全面丰富;青年女作家天涯独特的女性视角,写实的审慎风格,细致的生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崔海波的童话语言简洁,人物生动有趣,故事老少皆宜;外地来甬的优秀女作家赵嫣萍的小说再次体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语言智慧和生活洞察力。七部作品很好地承继了鄞州的历史渊源,彰显了鄞州的地域特色,体现了鄞州作家的实力。这是我区小说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和深度展示,是我区文艺界的一大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要加快文化建设,构建“文化鄞州”,离不开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我区按照“出力作,创精品”的原则,实施“文艺精品工程”,致力于打造鄞州风格的精品文化。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为繁荣文学创造良好条件。

面对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作家们任重道远。所以,文学工作者要引生活之水浇灌作品,把人民群众当做创作的母亲,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忧同乐,为人民吟咏呼吁。作家们同时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雄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写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文学精品,共同谱写鄞州文艺的华彩乐章!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

目 录

- 第一章 卷土重来/1
- 第二章 卖子换粮/16
- 第三章 暗藏电台/22
- 第四章 上学读书/28
- 第五章 文老师/35
- 第六章 小联络员/49
- 第七章 假家庭/61
- 第八章 坚贞不屈/68
- 第九章 视死如归/100
- 第十章 进城锄奸/118
- 第十一章 三五支队又回来了/128
- 第十二章 天终于亮了/134
- 第十三章 焦急的期待/155
- 第十四章 故乡我终于回来了/159
- 第十五章 回家/174
- 第十六章 新乡长来了/192
- 第十七章 成立农会/202
- 第十八章 先下手为强/211
- 第十九章 斗霸大会/219
- 第二十章 你们的末日到了/240
- 尾 声/263
- 后 记/270



第一章 卷土重来

秋风瑟瑟，草木凋零，田野一片萧条。早晨起来，东山头上升起一长排像城墙似的赭红色的野猪头云，可怕地急剧变幻着，一会儿变成移动的虎豹狮象，一会儿又变成腾空的巨龙怪兽，令人恐惧。老兴发早晨起来背着锄头到河对岸去巡田头，望着那可怕的野猪头云，说：“看样子天又要变了，台风又要来了，这晚稻又要受灾了。”

人们望望东边变幻多端又可怕的野猪头云，都担心起来……

台风一时没有来，但是社会的灾难倒是很快又来了。先是穿黑制服戴大盖帽扛着三八枪的国军排成一队一队，在九龙河边的大路上走来走去，进行调动。后来乡公所的大门又开起来了，乡保长们又开始在各村各庄大摇大摆地抖起威风来，在那里训斥曾经当过游击小组和自卫队的农民们，叫他们到乡公所去登记，不去登记的乡里的特务班就要来抓。

那一天，阿二从清河乡打忙工回来，悄悄地去找前头门贵法说：“外头风头又紧起来了，黑无常罗震山又在乡公所里坐堂了。听说当过自卫队和民兵的人都要到乡公所去登记，你在村里目标很大，顶好还是到外面去避一避！我也准备到姚江对岸裘市我姑家去躲一躲。”

“你好手好脚的，可以走。”贵法说：“我这屁股后面的伤还没痊愈，走路都一拐一瘸的，叫我怎么避？再说我是打日本鬼子受伤的，难道打鬼子也有罪？他们要抓，就让他们来抓好了！我不怕他们！”

阿二摇摇头不说什么了。

他又到祠堂后面彩凤住的小草屋去说：“祥荣阿婶，你当过妇救会主任，又是三五支队家属，目标最大，还是想法快点去躲一躲吧。”

彩凤说：“我拖着一个孩子，又挺着个大肚皮，走路都抬不起脚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叫我到哪里去做产呀？反正我也走不动，也不想走了，看

他们会对我怎么样！”阿二听了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了。

但是黑无常他们是不是会因他们这些个理由而放过他们了呢？人们都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他们担心乡公所迟早会派人到芦苇漕抓他们的。

事情终于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来了。约摸是国民党双十节五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小阎王阎金堂带着两个乡丁来到芦苇漕，先是把还躺在床上伤口还流着脓水的贵法生拽活拉地拖了去。然后小阎王又带着两个乡丁来到祠堂后头彩凤住的小屋前。阎金堂大鼻孔一掀一掀的，瞪着一双可怕的牛蛋眼，带着强烈的报复情绪，趾高气扬地站在门口大叫：“张祥荣老婆在家吗？”

正在门口玩耍的永芳，看见屁股后面吊着木壳枪，腰里系着麻绳凶神恶煞的小阎王，吓得连喊着“妈妈”逃了进去。彩凤正坐在灶下一条小板凳上烧火煮饭，听得孩子惊叫忙抬起头来招呼：“永芳怎么啦？怎么啦？”

“妈妈，坏人来了！坏人来了！”永芳吓得忙用小指头指指门外，扯着妈妈的衣襟赶快躲到她背后去。

彩凤炊好火立起来走到门口，见小阎王和两个乡丁正迎着她走来。她怔了一下，便站在了那里，镇静地望望阎金堂和背着长枪提着麻绳的乡丁，回过头来，深深地叹一口气，拉着躲在她身边的儿子默不作声。

“怎么样，妇女主任！队长太太！你好呀？”小阎王轻蔑又厌恶地望望她的大肚皮讥讽地说。

彩凤对他冷笑一声，不去理他，只是不放心地护着倚在她身边的永芳。

“对不起，罗乡长请你到乡公所去一趟！”

“走！”乡丁王阿五手提麻绳就要上前来绑，吓得永芳死拉着妈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等一等！让我把孩子安置一下！”彩凤大声地制止他们说，一面俯下身去对牢牢扯着自己衣襟的孩子温柔地说：“永芳，听妈妈的话，别哭！妈妈有事去一趟，你快到隔壁阿秀姑姑家去待一会儿，啊，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妈妈，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他们会打你的！”永芳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哭着说。

“乖孩子！妈妈不怕！你快到姑姑家里去！”彩凤禁不住鼻子发酸，眼睛潮湿了。



“妈妈，你莫去！你莫去！他们是坏人！你莫去呀……”永芳大哭着死拉着妈妈的衣襟不放。

“他妈的！小赤佬！老子揍死你！”乡丁王阿五举起枪杆来就要去打永芳。

“住手！不许你欺侮孩子！”彩凤大喝一声挡住孩子。

“婊子儿，这小赤佬像他爹娘一样，是个小三五，小土匪！”小阎王和王阿五上来就要抓永芳。

二

正在这时，隔壁的阿秀和住在前头门的小根娘和阿二嫂等众邻居都闻声赶过来。

“这是为啥？这是为啥？阎先生？”众邻居异口同声地质问小阎王。

“她已经快要做产了，你们还要叫她去做啥？”

“哼！做啥？这还用问嘛？”小阎王闪着牛蛋眼不屑地说：“她和她男人是啥货色，你们难道还不知道？现在乡长请她到乡公所去一趟，啥做产不做产的！只要她还没死，会走路，就得去！”

“他男人打东洋人犯什么法？”

“她快十月临盆了，万一半路上要生了怎么办？”

“她丈夫是她丈夫嘛，为什么要抓她？”

众邻居一个个上来质问和相劝，但是乡丁们哪里能听得进去。小阎王横了众人一眼说：“少废话！没有那么好事！一刻钟也不能等！走不动，我们抬也要把她抬的去！他妈的！你走不走？臭婆娘！”

彩凤愤怒地瞪他一眼，拉着惊恐地哭着的儿子的手，交给阿秀说：

“阿秀，我去一趟。如果夜里我回不来，永芳请你照顾一下了。镬里还有点粥，我已经热好了，给他吃一点……”她强忍住要掉下来的泪水，推开孩子。永芳却死命地拖着妈妈的手大哭着不放，众人见了无不伤心落泪。

“阿嫂，这个你放心！永芳我们会照顾好的。”阿秀一面说，一面把永芳强拉过来，抓住他不让他跟彩凤去。

小阎王说了声：“还罗嗦什么！”头向两个乡丁一抬，“快把她绑上！”王阿五便拿了绳子来绑彩凤。

“不用绑，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彩凤说。

“放心你不下，别看你已经大肚皮，我知道你挺厉害的！”小阎王瞪着她：“把她绑上！”说着王阿五和另一个乡丁就来绑彩凤。

“妈妈——”永芳吓得大哭，他挣脱阿秀的手又奔上来拉扯着妈妈的衣襟不让妈妈走。

小阎王上来一把掰开永芳的手，把永芳甩到一边去。永芳被摔倒在地，嘴巴正好碰在一块石阶的石角上，碰破了嘴唇，顿时吐出大口的血沫来，“妈——妈！妈——妈！”永芳哭得更伤心了。

彩凤心痛得大骂小阎王：“你们为什么打我的孩子？孩子犯了什么法……”彩凤挣扎着要过去扶她的孩子。可是她的手已经被小阎王他们绑住了，一点也动弹不得。

“你们也太没人性了，这么小的孩子也要打他！”阿秀也气得骂小阎王。

“他妈的，谁打他啦？是他自己摔倒的！”小阎王辩白说：“即使打他一下又怎么样？这么小的人就这么厉害，小土匪！”

“你们才是土匪！比土匪还凶的土匪！”彩凤气愤地瞪着小阎王。小阎王气得把拉着彩凤的绳子使劲一拽，把彩凤拽了个趔趄：“他妈的，你还骂！”

彩凤咬紧牙齿愤怒地瞪他一眼。

眼见小阎王和乡丁们用粗硬的麻绳反绑着妈妈的手要把妈妈拉走，永芳活撞乱颠地大哭着又要冲到妈妈那里去。阿秀、阿二嫂、小根娘等赶快叫着上去阻拦，可那小小的七岁的孩子竟像一只小老虎似的活闯活撞，没有一个妇女能拦得住他，眼见又快冲到他妈妈身边去拉扯。小阎王瞪着牛蛋眼大声喝叫着，提起枪尖又要打他。

彩凤大叫着：“永芳！不要过来！你不要来！”但是永芳还是哭着要撞上去，彩凤扭回头望着那活撞乱颠哭得喉咙都嘶哑了的孩子，泪如泉涌。

“妈的，小赤佬，你再过来老子打死你！”小阎王威吓着，恐怕那孩子再冲上来纠缠，赶快推搡着彩凤走了。



三

从芦苇漕到九龙乡公所慈善局,大约只五六里路,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走这么点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腆着大肚皮即将临产的孕妇来说,那就像爬山一样吃力,再加一路上被推搡着赶路,彩凤没走到上升桥已经感到站都站不住了,两脚发胀,肚子隐隐作痛。

好不容易走到乡公所,小阎王把她推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房里,门一锁就走了。她顾不得肮脏腥臭,就手扶着墙壁坐了下去,半躺半仰地倚在石头墙上。

她没有想到,这间小牢房也正是六年前她丈夫被关押过的地方。

夜里,彩凤正靠坐在墙壁边,伤心地想着孩子,一阵暴躁的叫骂声惊醒了她,她侧起耳朵仔细地聆听。

“老子抗日有什么罪?你们他娘的,为啥要这样弄我?”

多么熟悉的声音!这不是贵法阿叔嘛?彩凤不由地一惊,原来他们此时正在审问贵法。“贵法阿叔也被抓来了!”她想。接着又传来贵法“喔唷!喔唷!”的叫喊声。

这帮人多么得残酷!彩凤心里愤恨地骂他们,他为抗日伤成这样还要用刑罚折磨他。

“喔唷,喔唷!我的脚骨,我的屁股!伤口还没好一点……喔唷!你们又这样地来弄我……啊唷!他娘的!我抗日有什么错,你们这样折磨我?你不得好死的……”贵法边喊边咒骂着他们。

“你他娘的还骂,再加砖!”

又传来贵法剧痛时的叫骂声:“啊呵,脚骨!我的腿呀!天哪!你们这些天打雷劈的东西!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这茅坑里的石子,又臭又硬,还敢骂!这还只是第一块,你不讲,还要加!”这是小阎王的声音。

“周凤山在啥地方?张祥荣在啥地方?你知道哪里还有三五支队?讲……”这是黑无常的声音。

“婊子养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决不会讲给你听的!”这又是贵法

沙哑强硬的回答声。

“贵法叔是好样的！”彩凤在心里默默地称赞他。

“不讲再加！讲不讲？姓周的和张祥荣到底在啥地方？”黑无常又一次愤怒地追问。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啊唷……我决不会告诉你们一点的！你们加十块也没有用……啊唷！我的腿好像断了，我的腿呀，我的腿嘎嘎地在响，好像已经断了，瘟赤佬们！你们加吧！你们加吧！反正我这个人已经残废了……啊——唷……”

彩凤听说过乡公所有一种叫老虎凳的刑具，它是用三道绳子把人绑在一条宽阔的长凳上，然后把被绳子绑着紧贴着凳子上的脚跟用砖头一块一块地垫高，让小腿死死的往上抬，这就会使受刑者的腿被拗得像折断一般疼痛。

“加！再加他一块砖！看他还会不会骂？”这又是黑无常愤怒的声音。听到贵法又惨叫了一声就再没有声音了。

“啊哟，难道贵法叔给弄死了？”彩凤心里害怕地想：“唉，贵法叔呵！你没叫日本鬼子打死，想不到会死在他们手里……对贵法都这样，对我愈加要折磨了。”彩凤默默地想：“亏得祥荣跟着大部队走了，要留在这里给黑无常抓住那肯定没命了！”

她默默地作好思想准备。黑无常肯定会拉她去拷问的。可她当时想，她这样双身的人总不至于再用刑罚拷打她吧？但如今对贵法这样一个受伤的人都叫他坐老虎凳，明天对她肯定也会上刑的。上刑我也不怕，大不了一死吧！但是肚子里的孩子完了！家里的大孩子以后没爹没娘的又叫谁养呢？到时候两个孩子弄得一个也不剩，我怎么向他爹交待呢！他爹日后回来又多难过啊！想到这里她又眼泪汪汪了，她的心痛楚极了。

可是为了保孩子，难道他们问我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什么，做软骨头吗？这是愈加对不起祥荣，对不起牺牲在后埠桥的阿叔，更对不起党了。她绝不能这样做！宁可牺牲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她也绝不能做软骨头、叛徒！

去年曾听小魏对她说过，年仅二十二岁的李敏烈士被国民党抓去，在漳村被敌人绑在柱子上戳了十几刀都不向敌人低一下头，临死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此刻李敏烈士的光辉形象又出现在她眼前。李敏同志也是女



的,而且她比我还年轻。她在敌人面前能这样勇敢坚强,我为什么就不能学一点呢?想到这里她坚定了意志,鼓起了勇气。

“黑无常,你来吧!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四

约莫夜里九点钟光景,彩凤又饿又乏,头昏眼花地靠在墙边养息的时候,听见钥匙孔里一阵索朗地响。

“来了,来传我了。”彩凤想着。不等到他们开门叫唤,便自己先扶着墙壁慢慢地撑起身来。

果然,门一开,小阎王就威严地站在牢房门口喊:“鲍彩凤,出来!”一面用他的三节手电筒在牢房里乱照。

彩凤瞪一眼小阎王,双手拢一拢蓬松的头发,扯一扯老是要翘起来的前面的衣襟,默默地跟着他走。

小阎王把她带到一个设有栅栏门的大厅里,首先引她注目的是靠屋柱旁边的那一条宽阔的像杀猪用的大凳子,凳子上面放着一堆绳子,下面放着一叠砖头,凳子旁边是一把黑色铜茶壶。这大概就是老虎凳了。彩凤过去听阿木叔说起过,她公爹就是让这种老虎凳给折磨死的。昨夜贵法“喔唷,喔唷”叫呼着,就是这老虎凳在折磨他了。她心里一惊,今天这一关是难过的了。

抬头一看,屋里点着一盏美孚灯(煤油灯),黑无常已经坐在了一张八仙桌横头,抽着烟,悠闲自得。这有一年多没见,黑无常发胖了,他戴着一顶崭新的宽边呢礼帽,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直贡呢长衫,下着一条玄色哗叽裤子,脚踏一双崭新的黑呢皮底鞋子。旁边还坐着那个白胖的冯事务员,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本簿子和笔墨,看样子他是录口供的。

一见彩凤进去,黑无常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斜眼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然后冷笑一声用公鸭子似的破喉咙沙哑地说:“嘿嘿!我们的妇女主任!你没有走嘛?没有跟你的老公一道走?”

“上去一点,乡长问你哪!”小阎王把她推到黑无常的桌子前。

彩凤被推得打了一个趔趄,拧住了脚,立在了距离黑无常五六步的地方,脑袋高傲地侧向外边。罗震山望着她高高挺起的胸部和肚皮,看她仍

旧十分清秀的脸面，想着过去自己几次三番要和她相好，她却拒不沾身，那次在罗家桥狭路相逢时还和她丈夫一起痛骂自己，今日终于又落在自己手里，不由讥讽地说：

“祥荣嫂，看来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又要生儿子了？”

彩凤被说得一阵脸红，但一想她又不是偷生，是她丈夫给她怀的孕，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便斜了他一眼理直气壮地说：“生儿子也有过错嘛？这是我丈夫的孩子！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小阎王牛蛋眼斜了她一眼说：“真是老面皮！”

彩凤不屑地白了他一眼，也不去理他。黑无常感到这个女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嫩世了。被她反驳得无言以对，于是气愤地冷笑一声说：

“生儿子是没有什么过错。你是贤妻良母嘛，这个我知道。不过我现在要问问你，你的亲爱的老公和那个三五支队周区长如今到哪里去了？”

“他们都已经跟三五支队走了。”彩凤平静地说。

“走了？”黑无常生气地说：“走了谁不知道！我问你，如今他们走到哪里去了？”

“到北方呀，到八路军地方去了！你们不是不许他们在这里吗？他们只好让你们！”

“我听说还有一部分留下来呢，你如果晓得他们下落，还是早点告诉我们吧。你的丈夫如果躲在山里，叫他出来，我们会原谅他的。不管他过去对我怎么样，我不计较他。他有点本事，若肯到乡公所来做事，我仍旧叫他当自卫大队长，我还想叫他当乡队长，要比阎金堂还要高一级。我要给他几十元大洋一月呢，这个档子不错吧，啊！你快点说！来了就叫他到乡公所来！”

听到这里，彩凤不由地回过头来轻蔑地瞪他一眼嘿嘿地冷笑起来：“你这话告诉我儿子他也不会相信的，你去哄鬼吧！”

黑无常立刻翻下脸来，拍一下桌子跳起来冲着彩凤说：“他娘的，臭婆娘！你讲不讲？”

“叫我讲什么呀？”

“你的男人和姓周的到底去哪里了？”

“到北方去了，他们在奉化江口打了一仗就走了。”

“我不相信！”黑无常摇摇头说：“三五支队的正规部队北撤了没错，你



老公和那姓周的做地方工作的土三五去北方做啥？据我所知，三五支队走后还有一部分机关里的人和伤病员留下来，你一定知道他们的情况，请你从实告诉我。”

“这个我就知道了，反正他们都走了。”

“哼！他妈的！你对我守口如瓶呀！”他厌恶地望望她挺得衣襟鼓鼓的大肚皮，当年他想接近她怎么也不肯，却心甘情愿做一个长工的妻子，看不上他罗家桥的大老板，真是个贱女人！今天还这么顽固不化！新怨加旧恨，他恨恨地呼一口气，小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她说：“好！真走了算他们运道，要查出来那就没有好果子给他们吃了。”

“现在我再问你一个事情，这个你不应该不知道的：九龙乡有多少民兵游击小组、多少共产党员你总应该知道吧？”

彩凤摇摇头说：“也不知道。”

“这个你也不知道？你老公是区警卫队长，还是管九龙乡的民兵总头子，你是妇救会主任，这些情况你也不知道？你是存心一点不肯告诉我的了？”

“他是区警卫队，也管过民兵，不是样样事情会对我讲的，我也没有必要去过问他。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你何必咬得这么紧！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也没有势力了，只不过知道的都叫他们来登个记罢了，连这一点你都不肯讲？”

“我不知道叫我怎么讲？”

“哼哼！你不讲有什么关系，其实张贵法已经什么都讲了。”

“我都听见了。”她心里说，“贵法叔根本一点也没有告诉你！骗鬼！”可她嘴里只是说：“既然他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又何必再问我呢？”

“问你是试试你的心！看你老实不老实！”黑无常愤愤地说。

“我不会老实的！你甭想从我嘴里打听出一个字来！”

“好！”黑无常跳起来叫：“他妈的，你有种！过去我看你好看，让着你点，如今你都变成破破烂烂的了，还这么骄傲！来呀！也给她一点味道尝尝！”

五

立刻,小阎王和两个乡丁把她拖到老虎凳旁边,接着一人扛头一人扛脚把她按到肮脏的老虎凳上去。把她的手脚都绑到凳子上,使她的脑袋耷拉到凳头下。

彩凤顿时感到头昏眼花,呼吸困难。肚子里可怜的婴儿似乎在痛苦地挣扎,没动刑,她已痛得汗珠子一粒粒地渗出来了。

这时小阎王又一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一把拉下去。提起放在凳子旁那只被熏得黑乎乎的铜茶壶,从壶里倒出红黄色的水,就向她的鼻子里哗哗地冲去,那是事先准备好的极辣的辣椒水。彩凤顿感到喉咙、气管、五脏六腑火烧火燎的,她呵呵呼着气,剧烈地咳着、呛着,垂在凳下的脑袋痛苦地摇摆着。

“怎么样?”黑无常背着双手走到她头边,残忍地望着她倒悬在长凳下长发拖地水淋淋的脸说:“味道好嘛……你说不说……”

彩凤面色煞白,嘴角流着血,喘着气,咬着牙齿,愤怒地瞪着他不吭一声。

“再灌!他妈的,看是你强硬还是我强硬!”黑无常今天是存心要出过去他没有在她身上遂愿的气了。

小阎王又提起铜茶壶来,把那红黄色的辣椒水又对着彩凤的鼻子和嘴巴冲下去。

又一阵猛烈急促的咳呛和喘息后,彩凤的嘴里涌出大口带泡沫的鲜血来,她脑袋一耷拉,终于昏了过去。

一桶冷水把她泼醒过来,她又感到喉咙和鼻腔一阵火辣辣的灼痛,胀鼓鼓的肚皮在咕噜咕噜地蠕动,她感到身下又硬又冷,浑身湿渍渍粘糊糊地很不舒服。

她恍惚迷离地慢慢睁开眼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望着上面黑沉沉的屋顶,“这是啥地方呀?我怎么会睡在这里?怎么这么冷瑟瑟(寒冷)的,也没有东西给我盖?床板又这么硬,呶,还有血腥味。这是从哪里来的?”

她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昏晕地辗转了一下,看到了那条肮脏的老虎凳



和那只乌黑的铜茶壶，于是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哦，我是在乡公所的牢房里，躺在湿淋淋的石板地上，刚才黑无常叫(让)小阎王用辣椒水把我灌昏过去的。”这时她感到肚子里面在滚动，是孩子难受地躁动，她的肚子随着孩子的挣扎而阵阵作痛。

原来那辣椒水把她的肚子都灌饱了，辣椒水自然也通过脐带输送到婴儿身上去，婴儿受不了刺激就躁动起来。

又一阵的强烈的血腥味透进她的鼻孔使她警觉起来，她用手去臀部摸一下，感到粘糊糊的，提起手来一看，竟是红的。

“呵，下身出血了！”她惊恐起来。距预产期还有个把月，怎么现在就肚痛和出血了呢？她略一思忖(想)就明白了，这是由于被小阎王一路推搡和坐老虎凳造成的。胎儿在剧烈地挣扎，羊水也流了出来，要早产了。她原来害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呵，早产！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她听母亲曾经说过。她现在这种情况叫“倒红”，婴儿的胎胞破了，羊水流干，婴儿就会死在肚子里，母子的生命就都完了。

“老天爷，这是在啥地方、啥时光呀！就是在家，碰到这种情况也是可怕的，何况如今在这里！哎，我今番是一定要完结了，我马上就要死了！”

彩凤可怕地想着，“我死了也算了，与其这样受苦受难的煎熬还是死了的好，只可惜我肚子里的孩子，他生都没有生出来就死了，未免太可惜了！还有我大孩子永芳也完了！这年月有父母的孩子都养不活，何况一个孤儿！以后祥荣回来，不但见不到我，连两个孩子都见不到一个了！”

一阵悉窣的鞋子声，彩凤艰难地侧过头去看，见黑无常拖着长长的黑影又走过来。彩凤赶快擦掉眼泪，闭上眼睛。

黑无常皱着眉头踱到躺在石板地上的彩凤身边。望着脸色惨白眼皮微微抖动的彩凤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样，现在你懊悔了吧？弄成这副样子。——如今你肯讲还来得及！我们立即可以送你回家。如再硬到底，哼，那你就躺在这里吧！到时候把你扔到义葬滩上去喂野狗。下决心吧！说，还是不说？”

彩凤坚定地摇摇头，嘴唇微微翕动着说：“你甭想再打我的主意！你就是把我弄死我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的！”

“哼，你真是茅坑里的石子，又臭又硬……”黑无常一边愤怒地骂着，